

# 于右任的故事(十六)

于凌波

## 武功設營登壇誓師

民國十一年三月初，于鳴崗自淳化縣方里鎮帶着全營人馬，護送于總司令西巡。楊虎城也派孫維棟率騎兵一團迎之於醴泉，于右任先到武功、岐山巡視，最後將靖國軍總部設在鳳翔，並在武功設行營，指揮前線戰事。這時靖國軍的編組，是以原第一路郭堅部的李奪支隊為第一路，駐鳳翔。以原第三路曹世英部的楊虎城支隊為第三路，駐武功。另以郭堅部的麻振武部為直屬支隊，駐岐山。三路連成一線，防地相接。另有一個第九路，是民國十年七月陳樹藩敗走時，駐在醴泉殘敗不全的一個師（師長白鴻儀），接受靖國軍的改編而成。于右任西巡後對直軍發動攻勢，白鴻儀又叛降直軍，為直軍攻擊靖國軍武功以東的陣地。這時，楊虎城的駐地武功是前線，與直軍閻治堂師相拒於興平縣的馬嵬坡之西。

于右任西巡時代的靖國軍，合李奪、楊虎城、麻振武等數部，兵力不足萬人，而面對的敵人，是兵精械足，人員超過數倍的直軍。于右任不是不知道與直軍抗拒，絕無倖勝之理。但他不避艱難，收拾殘局，作最後奮鬥，無非是以大無畏的精神，貫徹革命黨人的志節，為天地留正氣，為黨人爭人格，鞠躬盡瘁，與靖國軍共存亡而已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所謂戰亦亡，不戰亦亡，與其不戰而亡，何不一戰？所以于右任在武功設下行營，登壇誓師之後，即命楊虎城相機進軍，進攻直軍陣地。

三月下旬，于右任命楊虎城出兵進擊馬嵬坡直軍，並命麻振武循渭河東進，出擊武功以東秦嶺之敵，然後到馬嵬坡與楊虎城部會師。楊虎城部按時出發，夜襲馬嵬城，馬嵬城守軍不備，驚亂之下吃了敗仗，撤出馬嵬，馬嵬城為楊軍佔領。天亮後，直軍大隊增援反攻，由東門攻入，麻振武會師的部隊未到，楊虎城不敵，退出馬嵬，撤回原防地與直軍相拒，直軍反撲，楊虎城向武功行營告急。于右任深覺奇怪，麻振武何以未到馬嵬會師？一路追查下來，纔知道麻部出發之後，未遵軍令東下秦嶺，反而北渡渭河，到郿縣境內去了。原來麻振武探知郿縣的終南山下，直軍儲存軍火頗多，他不遵軍令，逕自渡河，想去搶擄軍火。他渡過渭河，兵分兩路，向敵營夜襲，摸到敵營，昏黑之中，自己的兩路人反而互相開了火，敵營人馬出擊，他狼狽不堪的撤回渭河之北。武功方面，直軍反攻，閻治堂師和鎮嵩軍柴春亭部攻正面，陝軍郭金榜、白鴻儀（靖國軍第九路叛附直軍者）及隴軍張兆坤攻側翼，雙方激戰於武功、東扶風、大王店、秦嶺各地。

前線戰事正烈，而直軍吳新田部却兵發南路，出大散關，迂迴寶雞而逼近鳳翔，襲擊靖國軍的後方基地。前線武功，靖國軍以數千之眾當數萬之敵，于右任也親率炮兵到前線督戰，雙方炮聲動原野，大地欲裂，如此支持了半月之久，士卒傷亡頗重，楊虎城自知撐不下去，於打了一次小勝仗之後，昏夜之中，在有利的情况下撤離戰場。楊虎城軍撤退，武功行營一時大亂，于右任不得已，也帶着行營幕僚退到岐山。

楊虎城部隊撤到鳳翔府北的桃園，于總司令由岐山到桃園去慰問，楊虎城向于總司令表示，他誓保靖國軍義旗不屈，絕不降敵。但事無可為，再撐下去勢將覆滅，他將率部到陝北，暫保實力，收集舊部，從事訓練，「期相從於他日」。事已至此，于右任也無話可說，只好任楊虎城率

部到陝北去了。

### 鳳翔撤守惻然揮別

于右任在離開淳化方里鎮西巡時，寫了一首「淳化西行道中」詩：

老矣策戰馬，通天臺下行，  
雲埋鈞戈墓，風撼赫連城，  
原陝河流疾，山荒野燒明，  
五年徒負負，從此又西征。

他到武功設立行營，登壇誓師時，曾寫下「武功城外」七律兩首：

一、扶杖行吟任所之，武功原上晚晴時，  
郊襟誰禱姜嫄廟，春雨人耕后稷祠，  
萬里風雲掩西北，十年兵火接幽岐，  
綠楊臨水川如畫，景物流連老益悲。

二、金鼓河山訴不平，義旗牽引復西征，  
郊連戰壘周原壯，浪打城隅漆水明，  
朔漠冰霜蘇子節，春風桃李武侯營，  
登壇慷慨今猶昔，忍淚連年說用兵。

他由武功撤退到岐山，一日偶與幕僚登城展望，有人指着城外一片瓦礫場對他說：

「此地原名鳳凰村，是人家世代相守的田園廬舍，現在盡燬於兵燹了。」

于右任聽了，惻然淚下，遂罷登臨，寫下了一首「岐山城外」：

破屋頽垣盡戰場，參差堆堞認金瘡，  
爭傳漢將維耕種，不見周原棲鳳凰，  
文字失真摹石鼓，生民多難換甘棠，

來歸如市將安慰，走馬西郊亦自傷。

岐山連年兵革不息，居民逃離者十之七八，于右任駐岐山，居民陸續來歸，未幾龐振武部也叛降了直軍，于右任行營撤至鳳翔，居民生死也就更無人過問了。于右任到鳳翔之日，城中除了駐軍外，居民寥寥無幾，滿城房屋殘破不堪，守將李奪怕于總司令看着難看，在街兩側各築半堵短牆為障蔽，然氣象淒厲，幾不像是人境。

民國十年四月，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，決議廢除民國七年岑春煊、陸榮廷等把持的軍政府，非常會議並依中華民國組織大綱第二條，選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。孫中山先生於年底前統一兩廣，並抵桂林整理軍隊，準備北伐。

十一年五月四日，孫中山先生下令北伐，七日任命于右任為討賊軍西北第一路總司令，及至信使抵鳳翔時，靖國軍已瓦解星散，于右任也無能為力了。這時北方正醞釀着第一次奉直大戰，四月十九日陝督馮玉祥通電反對奉軍入山海關，並聲明陝督由劉鎮華代理，他自己帶着第十一師，及胡景翼的陝軍第一師、直軍張錫元旅，出潼關到河南準備作戰去了。劉鎮華代理陝督，派出代表馬步雲、景志超兩人去說降靖國軍，這時楊虎城已率部去了陝北，龐振武在岐山已投降了直軍，剩下惟一的靖國軍是鳳翔的李奪一路。馬、景兩人公然出入鳳翔城，與李奪在城中飲宴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于右任總部的處境可想而知。

于右任初到鳳翔時，還寫過一首：「鳳翔城外晚望」的詩：

東湖春山綠云泛，飲鳳池前看夕曛，

困頓家山餘老淚，支持西北仗孤軍，

誰從君子歌猶苦，不復東征異所聞，  
好雨天偏洒岐鳳，豈知無地樂耕耘。

李奪已決定投降劉鎮華，支持西北的孤軍成了叛軍，于右任和他的幕僚、衛隊處在叛軍的包圍之中，叛軍延羨總部衛隊的槍馬，隨時都有下手的可能。于右任考慮處境危急，送了李奪一部份槍馬，情勢纔緩和下來。這時直奉之戰已經結束，直勝奉敗，黎元洪為直系所擁，將軍出任北京政府總統，他關心陝局，電陝督劉鎮華請于右任入京。劉鎮華派代表到鳳翔見于右任，卑辭力請于右任由鳳翔東下，經西安、潼關北上入京。

代表並稱：「如于總司令不願入省垣，官紳謹於城外迎送，決不强挽總司令入城。」于右任左右的老同志，如參謀長茹欲立、秘書長李元鼎等多謂：「寧涉險走西路，五年戰伐，爭此一結。」于右任何嘗不知道劉鎮華居心叵測，慨然嘆曰：

「吾寧被執，檻車而東耳。」  
他作一短簡答覆劉鎮華說：

「鑿鼓聲歌，山水方滋。果任我行，則東西南北，何之不可？」

這時的形勢，不是如何整軍作戰，而是如何平安的離開鳳翔。他要幕僚人員先走，自己殿後。於是參謀長茹欲立、秘書長李元鼎及秘書高鴻淦、李百齡等，先後經高崖入甘肅，離開了鳳翔危城。轉眼到了五月底，五月卅一日是端午節，靖國軍總部冷冷清清，惟有一個鳳翔電報局長來給予總司令賀節，于右任留他吃飯，少數幾個未走的幕僚在座，于右任頽念：「田文生日，屈原死

日」一語——孟嘗君田文生於五月五日，大詩人屈原死於五月五日。這餐飯吃得悶悶不樂，未終席而罷。當天晚上，于右任與幕僚王玉堂、李秀實、余欽烈、李豐功、王陸一等，開了靖國軍中最後的一次會，他決定次日假道高崖，西行入甘肅，轉四川赴上海。

次日——六月二日早，于右任派參軍雷鴻基，赴高崖向駐軍「假道」——借路通過。高崖嶺是鳳翔西行入甘肅的要隘，駐軍是甘軍謝海濤旅。雷鴻基赴高崖，日午尚無消息回報，又使外交處長王玉堂、參軍王家會、秘書王陸一等三人再騎馬趕去交涉，並約定在途中張家店見面。他又命書記長李豐功牽着自己平日所騎的白馬出西門，這匹馬骨騰神駿，由西門而出，人皆以為于總司令將由西門上路。而于右任却獨自一人，出了北門，由田隴中迂迴小路向西而行。途中未找到李豐功，他乃步行三十里到張家店，遠遠望見山頭上佈滿槍兵。他不敢入村，避入一個小廟中，枕麥稻而臥。這時于右任的一個衛士，見山澗中有兩匹馬，其中一匹是于總司令的，他以為總司令已經遇害，不覺大哭。叛兵趕到抓住他，逼問于總司令何在？這個衛士纔想到總司令尚未遇難，必在張家店附近。他找機會逃脫，果然在小廟中找到了于右任。于右任見有叛兵阻路，命這衛士急回城中召衛定一速來。衛定一是李奪部下支隊長，平常對於總司令敬服萬分，瞭解情況後，立即帶兵趕到張家店，驅散阻路的叛兵，請于總司令入村。于右任由朝至暮，滴水未進，衛士找到了一碗冷開水端給于總司令，于右任囑入口

中，有如瓊漿。王陸一等三人到了高崖謝海濤旅部，反覆陳說，終得謝海濤點頭借路，這時王玉堂立刻去找李豐功和雷鴻基，王家會去馳報于右任，王陸一留在謝營觀動靜，以防變卦。為了套交情，他解下所佩的手槍送給了謝的參謀。

第二天——六月二日一早，衛士趕到高崖向王陸一報告于先生即將度嶺，謝海濤與王陸一帶兩百武裝士兵相迎，衛定一也帶着武裝士兵護送到高崖嶺的嶺頭，謝、衛兩部士兵兩側排列，舉槍向于總司令致敬，于右任和一行隨從人員向謝、衛二人和衆士兵揮手致意，這時謝海濤和衛定一跨步向前，伸手攬住于先生坐騎的鞍轡，另一手舉手敬禮，兩人都淚光閃閃。于右任惻然揮手，狠狠心一提馬韁，踏上征途。而陝西靖國軍血戰五年的事業，亦至此結束了。

于右任一行人由陝入甘，行經秦州，寫了「隴頭吟」七絕二首，錄一如下：

隴頭流水向東流，照見征人渡隴頭，  
馬上高歌莫回顧，老來兵散到秦州。

### 西安圍城戰況慘烈

民國十一年四月十九日，馮玉祥率軍離陝，到了河南，助直系擊敗趙倜、趙傑弟兄，取得了河南督軍的寶座，而在陝西的劉鎮華也由省長代理督軍，繼而以督軍兼署省長。這時靖國軍已全部瓦解，陝西統一，劉鎮華招兵買馬，購置軍火，擴充他的鎮嵩軍。

馮玉祥在河南，督軍做得並不如意，原因是他還有個頂頭上司，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吳佩孚

雄踞洛陽。吳佩孚智自雄，與馮玉祥格格不入，意見不合。而他部下大將張福來覬覦豫督一席，百般排擠，吳佩孚終迫黎元洪下令將馮玉祥調為空頭的陸軍檢閱使，部隊調駐北京南苑，而以張福來督豫。這是十一年十月卅一日的事。

十一年四月馮玉祥離陝時，由靖國軍改編成的陝軍第一師也隨同出潼關，陝軍第一師除師長胡景翼外，舊靖國軍將領如岳維峻、曹世英、田玉潔、鄧寶珊、李紀才、李雲龍、馮毓東、王祥生等，均在第一師任旅團長職務。馮玉祥與豫督趙倜及趙傑、靳雲鶚之戰，陝軍多充前鋒，胡景翼勇敢善戰之名，著於一時。戰後歸吳佩孚節制，駐防京漢鐵路彰德、順德一帶。

民國十二年底，賣布出身的直魯豫巡閱使曹錕覬選總統，此事吳佩孚本不贊成，而為曹錕周圍羣小所嫉妬，至此直系分裂，以後更演變為保、洛、津三派。第一次直奉大戰之後，奉軍戰敗出關，張作霖整軍經武，埋頭備戰，要雪十一年戰敗之恥，終至十三年九月，二次直奉之戰爆發。

十三年九月十三日，吳佩孚由洛陽北上督師，在北平四照堂點將，威風凜凜，不可一世。他兵分三路，以彭壽華為第一軍總司令，兵出山海關；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，兵出喜峯口；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，兵出古北口，分頭迎擊奉軍。戰事重點在山海關，戰事持續到十月下旬，榆關戰事正烈時，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和孫岳，班師回京，實行「首都革命」，以致吳佩孚兵敗榆關，由天津上了華甲輪，帶着殘卒萬人南遁。

十一年底馮玉祥率部離開河南，北上進駐北

京南苑。當時北京的曹錕政府，貪污腐敗，賄賂公行，連總統發部隊的槍枝，都要送了錢纔能具領。而吳佩孚擁重兵雄踞洛陽，迷信武力統一政策，窮兵黷武，必使全國屈服於他的旗幟之下，是以全國反直聲浪，日甚一日。馮在南苑練兵，國民黨人徐謙及黃郛等時應約到馮軍中講演，常與馮商討革命大計，均以推倒曹、吳為第一要務。並說馮實行革命，一舉光復首都。馮以實力未充，孤立北方，不敢孤注一擲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十日，馮在南苑開「追悼陣亡將士官兵大會」，第十五混成旅長孫岳到會，孫是老同盟會員，與馮玉祥是辛亥年灤州起義的老同志，二人密議在北方舉事，慮力量不够，孫允去說陝軍胡景翼參加。

胡景翼在民國十一年以靖國軍接受改編，實是想保存實力，等待機會，此時孫岳說胡在北方革命，胡毫不猶豫，立允參加。他一方面派心腹將領岳維峻到南苑晤馮，共訂倒直盟約，另一方面請時在北方運動革命的老黨人劉守中，到上海會晤于右任，請示機宜。胡並親到南苑，與馮密議，預定將來成功後，必迎國父北上主持國是。於是馮、胡、孫三人團結日固。未久二次直奉大戰爆發，馮玉祥出兵古北口，而胡景翼部也被吳佩孚調駐北通州，吳佩孚並命胡監視馮軍，謂馮軍如有越軌行動，許胡便宜行事，解決馮軍。

馮出兵熱河一路，道遠地險，防守不易，且吳佩孚對馮軍的糧糈彈藥補給，一無所備，令馮「就地徵取，戰後償還」，而熱河本來人煙稀少，大軍過處，居民逃避一空，根本無從徵起。到

了十月十九日，馮玉祥軍次灤平，召集軍中高級將領開會，胡景翼將鄧寶珊亦趕往參加，會中決議回師北京。十月二十三日兵抵北京，孫岳時任北京的警備副司令，在內接應，兵不刃血佔領了京城。二十四日在南苑開會組織「國民聯軍」，馮玉祥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，胡景翼、孫岳任副總司令兼二、三軍軍長。接着攝政內閣成立，任命胡景翼為「辦理河南軍務結束事宜」，也就是過去的督軍，而以孫岳為河南省長。未久段祺瑞任胡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。

胡景翼率國民二軍南下，與吳佩孚餘眾戰於安陽、新鄉各地，將吳部一一擊潰，進軍渡黃河時，為劉鎮華軍所阻。原來劉鎮華在陝西大事擴軍，十三年十一月奉直之戰結束，直系兵敗，劉原想擴充其勢力於河南，十二月一日奉段祺瑞密令（時段已出任北京政府臨時執政），派憨玉琨一師入豫，逼迫吳佩孚離開洛陽，這正中劉鎮華下懷。憨玉琨率軍入豫，迫走了吳佩孚和張福來，同時也拒胡景翼入河南，雙方作戰結果，胡景翼軍入河南佔據了豫東，憨玉琨軍盤據在洛陽。

十四年二月，劉鎮華報告段祺瑞，親赴洛陽調和胡、憨戰爭，陝西軍民兩政由第七師師長吳新田暫代，事實上他盡起人馬，到河南與胡景翼爭地盤。劉鎮華部縱橫豫西，據有河南的一小半，使胡景翼大受威脅，胡的政令不出省門，各項建設亦受阻礙，勢非與劉一戰，別無他途。三月初胡景翼獲馮玉祥的同意與奉張的默許，與劉鎮華軍戰於洛陽之東的黑石關、鞏縣、偃師等地，劉鎮華戰敗，國民二軍胡景翼部的李雲龍軍乘勝

攻至潼關。劉鎮華敗退至山西運城，電請辭職，保吳新田任陝督。夏初，李雲龍進軍攻西安，吳新田敗走漢中，李雲龍入西安暫維持治安。七月國民三軍孫岳入西安，以剿匪總司令名義維持治安，李雲龍奉岳維峻命率軍回河南。八月段祺瑞任孫岳為陝西督辦。胡景翼於三月與劉鎮華戰於豫西，破劉十萬之衆，班師奏捷，回到鄭州，不意忽患疔瘡，胡初不在意，猶力疾從公，嗣後增劇，竟因此殞命。時為民國十四年四月十日，得年僅三十四歲，遺命由岳維峻代理豫督，未久段祺瑞任岳真除。陝西方面，孫岳於十二月調任直隸督辦，陝督由國民二軍的李雲龍繼任。這時國民軍在直隸、山東、河南諸省戰事至為緊急，李雲龍率部出關助戰，陝西祇留下了國民二軍衛定一、黨玉崑兩旅的一部分人，及國民三軍楊虎城部。

十五年三月，國民二軍在河南為吳佩孚部靳雲鵬、寇英傑所敗，李雲龍聞關返陝，收集殘兵及留守部隊守西安，此時劉鎮華得到閻錫山的械彈接濟，奉吳佩孚命乘勢進攻潼關，進而進軍西安。李雲龍在城中自知兵力不敵，乃約楊虎城師、衛定一旅，率部馳赴西安，共同入城防守。

這時劉鎮華的舊部及新編兵力有十萬之衆，劉進駐西安城東十里舖，指揮大軍，日夜攻城，城中守軍死守，雙方伏屍枕藉，劉鎮華見西安久攻不克，乃下令掘長溝，環繞西安數重，溝寬八尺，深約丈餘。並絕糧道、斷樵汲，阻塞內外交通，由此，開始了民國內戰史上為時最久及至為慘烈的西安圍城之戰。（未完待續）